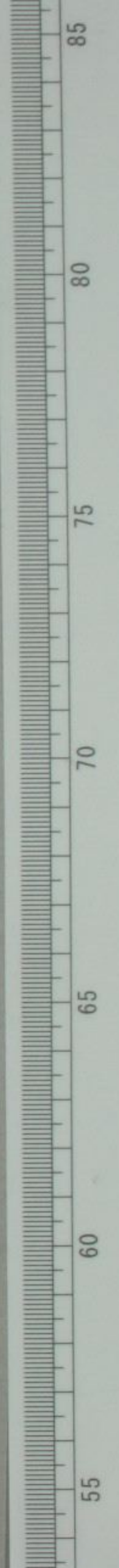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30





文庫 11  
D 292  
30

柳田泉文印

宋史卷一百二十六

樂志第七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禮部春坊右中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樂一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  
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  
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  
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二十六

樂志

一



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諸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明坂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舛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科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頌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間



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爲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入音克諧之說智者所未諭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諭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德憑靡曼而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於編俾來者有考焉爲樂志

王者致治有四達之道其二曰樂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歷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樂令惟著器服之名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北鄙鄭衛而已先王雅樂



殆將掃地晉天福中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  
案周世宗嘗觀樂縣問宮人不能荅由是患雅樂凌替  
思得審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詔翰林學士竇儼兼判太  
常寺與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準編古今樂事爲  
正樂宋初命儼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儼上言曰三  
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  
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  
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  
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  
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  
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  
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  
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  
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  
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  
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  
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  
奏大慶之舞從之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  
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  
保安奠王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



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偽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虞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克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氈牀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鐃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鐘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今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實儀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



所足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

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

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饒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



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  
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  
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果州進嘉禾  
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  
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王兔丑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  
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  
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  
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  
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筦絃薦於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  
玉鳥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  
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芡之樂入太極門奏太  
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  
安不用采芡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  
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芡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  
舊典今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芡曲望依月律  
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卽  
奏隆安之樂並從之太常寺又言準令宗廟殿庭宮縣  
二十虞郊社二十虞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  
祀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園丘增十  
六虞餘依前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復用教坊樂九年嵐州  
獻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州鳳  
凰集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  
爲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於朝會用之淳化  
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嶮上言兄峴嘗於景德中  
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  
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覩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  
瑞之曲已從改製則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  
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  
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爲化成天下之舞天  
下大定之舞爲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  
講武二變象章泉奉土三變象抗越來朝四變象克殄  
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  
一首詔可三年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  
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爲定制嶮又請取今  
朝祥瑞之殊尤者作爲四瑞樂章備郊廟奠獻以代舊  
曲詔從之有司雖承詔不能奉行故今闕其曲太宗嘗  
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後加文武二絃  
至道元年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十七卷  
凡造九絃琴宮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羽調



側蜀調黃鐘調無射商調瑟調變弦法各一制宮調鶴  
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三曲  
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角調  
二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黃  
鐘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造五絃阮宮調  
商調鳳吟調角調徵調羽調黃鐘調無射商調瑟調碧  
玉調慢角調金羽調變弦法制宮調鶴唳天弄鳳吟商  
調鳳來儀弄九二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四曲  
商調十三曲角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十曲黃鐘十  
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碧玉調十四曲漫角調  
十曲金羽調二曲阮成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  
鄭衛不同鄭聲浩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  
治心原古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弦朕今增之爲九其  
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  
四絃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上則五材並用而不  
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齋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  
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二年  
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  
爲宮隔八相生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上覽  
而嘉之遷其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鐘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奉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景德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待及令內臣監修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

律呂法度樂物名數曰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召宰執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鐘磬塤箎琴既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復擊鐃鐘爲六變九變又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頗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調皆協又今仲辛誦唱八十四調曲遂詔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



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至是詔曰致恭明神邦國之重事升薦備樂方冊之彝章矧在尊神固當嚴奉舉行舊典用格明靈自今諸大祠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定所言東封道路稍遠欲依故事山上圓臺及山下封祀壇前俱設登歌兩架壇下設二十四架并二舞其朝覲壇前亦設二十架更不設熊羆十二案從之九月都官員外郎判大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

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又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曰謂歌雍也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卽作理安之樂誠恐闕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從之時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禱安之樂爲封安皇地祇禱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禱安之樂爲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



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  
十月真宗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觀亞獻終獻皆不作  
樂因令檢討故事以聞有司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  
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樂壇下設宮縣降神迎  
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獻終獻升降在退  
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  
降並用登歌今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縣二舞其山上  
圓臺亞獻終獻準親祠例無用樂之文於是特詔亞終  
獻並用登歌五年聖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宮樂章皆  
明皇親製其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並望聖  
製詔可之聖製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  
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王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  
樂用三十六虞景靈宮以庭狹止用二十虞上又取太  
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聲平晉曲曰定功之舞  
親作樂辭奏於郊廟自時厥後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  
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  
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  
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  
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



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禱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是時仁宗始大朝會羣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明道初章獻皇太后御前殿見羣臣作玉芝壽星竒木連理之曲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謝宗廟帝耕籍田享先農率有樂歌其後親祀

南郊享太廟奉慈廟大享明堂禘享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瓚裸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爲之至於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製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初



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鐃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享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與鐘鐃聲量之



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  
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  
罇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  
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桓秦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  
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  
枚爲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  
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  
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聖  
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  
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瑟十  
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  
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  
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  
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  
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旣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  
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  
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  
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所不  
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  
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



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鐘舊飾旋蟲改爲龍乃遣使採泗濱浮石千餘段以爲縣磬先是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旣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爲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



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圓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載擊以爲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於西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鐘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宮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後照等復以殿廷備奏四隅旣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鐃鐘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鐃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鐃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大常總考十二鐃鐘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大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鐃鐘爲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一鐃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



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  
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爲節便於合樂仍得併施  
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  
詔從焉隋制內宮縣二十虡以大磬代鐃鐘而去建鼓  
唐武后稱制改用鐘因而莫革及是乃詔訪元等曰大  
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鐃  
鐘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隨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  
禪梁甫西瘞汾陰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  
則中宮之孫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  
廟后廟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  
便若考擊之法謂宜同於鐃鐘此緣詔旨不俾循環互  
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  
相應爲樂之節也詔可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  
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  
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輦作而無終始之別  
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鐃者所謂和鼓  
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  
也寧有遵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旣搖而亂以通鐸  
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別使工人  
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鐃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



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鏡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鼓鐸錚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其冬帝躬款奉慈廟樂縣罷建鼓始以磬代鐃鐘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偷者明儉則于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爲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宮之舞旣用鐃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鐘石之樂尤爲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鐃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爲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大樂塤舊以漆飾敕令黃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祝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桐之鄭康成以爲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勅法垂乂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祝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從之又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照因自造葦簫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稽凡



十一種永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十弦九弦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鐘之宮黃鐘之角大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鐘之宮太呂之角大簇之徵應鐘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鐘之徵黃鐘之宮大簇之角南呂之羽作神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鐘之宮大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宮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於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鐘之宮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圓丘太祖配以黃鐘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酌以大簇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



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弊感  
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  
以奠弊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真宗配以無射之  
宮作誠安以奠弊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  
配以應鐘之宮作化安以奠弊韶安以酌獻又造冲安  
之曲以七均之爲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冲安之  
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  
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又爲景祐  
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  
辨音樂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  
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木之於陰  
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鞀竽演之於壬式  
遁甲之法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羣臣焉初熙等改  
造金石所用負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  
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  
搏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  
金石具七縣至於鼓吹反十二案悉修飭之令冠卿等  
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鑪石之法歷世八音  
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  
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



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爲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爲不可御史曹修睦亦爲言帝旣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

宋史卷一百二十六終

宋史卷一百二十七

樂志第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



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村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卽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讎謂無焉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旣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



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合鄧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卽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

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太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鐘律之學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踈舛不可依



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鑄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虞郊廟殿庭可以用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回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鑄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旣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



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饗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憇安文舞曰右文化裕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圓立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六月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鐘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卽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金肆于太常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



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三十一爲一虞者以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卽未見其法



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  
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  
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  
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  
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  
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  
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矧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  
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  
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  
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

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宮樂

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  
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  
獻徹豆用之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  
曲並用黃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  
法若於親行大饗卽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  
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  
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旣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  
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  
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大簇爲角獻青帝仲呂爲徵



獻赤帝林鐘爲宮獻黃帝大則爲商獻白帝應鐘爲羽  
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  
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閏九月帝服韡袍御崇政  
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  
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  
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壎  
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  
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  
旣聞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  
將有事于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益加講求時言  
者以爲鑄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  
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  
瑗曉音詔同定鐘磬制度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  
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泐然必太平  
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  
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上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  
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  
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  
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  
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



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  
項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  
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  
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  
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  
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金互詆胷臆  
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  
大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  
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  
訥所校十五等古尺金從之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

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

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輿制以定國  
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  
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  
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多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  
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  
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  
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  
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  
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旣制作必



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罇鐘十二黃鐘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栞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栞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呂股長二



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大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遽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爲股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正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



卽黃鐘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  
今參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  
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忝尺爲法鑄大呂應鐘鐘磬  
各一卽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  
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  
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  
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  
一以黃鐘爲卒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  
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不詳定大樂所更  
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允言曩者紫宸殿圍

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

近臣詳定以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二  
王洙不從議論喧噴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  
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  
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  
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士務  
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  
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  
能裁定其當清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  
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



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  
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  
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  
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  
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  
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  
新作新鼓乃以瑗爲大理寺上逸復尙書屯田員外郎  
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內殿  
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  
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和於古久矣水旱之來  
繫時政得失豈持樂所召哉二年澶州上澶陽縣所得  
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  
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  
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  
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  
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  
朕皇祖寶蘇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未寶用叩其聲與  
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  
垂叩之矣鬱而不揚無射鐘又長角而震棹聲不和著  
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



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  
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禁中跣  
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養叟之言爲驗八月御製恭  
謝樂章是月詔恭謝用舊樂四年九月御製裕亨樂舞  
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  
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  
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  
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  
俎徹豆奏克安飲福奏僖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  
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太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  
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  
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  
十八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肄于太常翰林  
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  
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  
鳥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  
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  
昔夫所謂祝敵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  
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祝敵之用旣云下而擊  
鼗知鳴球與祝敵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敵



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  
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故又秘閣校理裴煜  
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  
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  
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  
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  
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  
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  
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  
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  
始以血爲陳饌之始歆亦池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  
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  
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  
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  
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  
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  
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  
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  
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  
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



與忌同日金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  
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金請作樂社稷以下  
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  
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  
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明堂奠幣歌  
誠安酌獻歌德安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  
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爲武舞臣  
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園丘祀宗廟太樂  
令率上人以人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

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禮凡  
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  
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  
征伐柔毅舒急不佻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  
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  
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  
於下進退取舍蹙迫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  
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入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  
舞實一舞也

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



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邇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四年八月學士院建言國朝宗廟之樂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繼天遵業欽明勤儉不自暇逸踐祚未幾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軼百王之上今厚陵復土祔廟有期而樂名未立亡以詔萬世請上樂章及名廟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後禮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詳定朝會及郊廟禮文官於樂節有議論率以時考正之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其一今祠太廟興安之曲舉祝而聲已過舉故而聲不止則始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憂故而聲少止擊祝則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其二大樂降神之樂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請以一曲爲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莫不應節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臭先灌而後作樂元豐二年祥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



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  
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爲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  
先就立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尙書省四品  
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  
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  
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  
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  
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  
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  
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

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鄮綴各六  
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燾  
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  
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  
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史第  
一表爲三成覆身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  
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  
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  
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新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  
燾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



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錚  
二四工舉二工執鐺執鏡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  
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  
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鄭綴總于正立  
定位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  
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  
鼓以金錚和之以金鐺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咳步  
舞者發揚蹈厲爲猛賁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  
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  
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  
舞者覆身嚮空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  
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  
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  
振旅之狀振鐸捶鼗擊鼓和以金錚廢鐺鳴鏡復至南  
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  
干戚若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  
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  
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  
襲之誤請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  
而成聲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



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鞀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鞀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搏鐘相應鞀應在建鼓旁是亦朔輦應輦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輦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爲樂節請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瞭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爲樂節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鐘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樂曼擊則祝敵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一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篋虞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  
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  
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  
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  
庭中磬虛之下擊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  
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  
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  
磬俱用八爲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爲八琴瑟之數  
放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  
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堂上益遠庭中其  
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禮起於  
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之中歌  
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顧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畫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樂三

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初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末律不和聲蓋金聲春



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  
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  
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  
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  
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  
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末言也請節其煩  
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  
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  
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  
章金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  
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虞樂九成以  
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  
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  
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  
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  
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  
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  
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  
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  
諸器皆以其聲應旣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



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鐃鐘特磬編鐘磬擊  
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鐃鐘特磬編鐘編磬  
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  
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  
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  
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  
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  
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  
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  
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儼  
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殺無馭  
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  
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  
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  
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  
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  
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鄭  
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  
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尙存  
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



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爲十二均圖并上之其論以爲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爲宮同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鎮凡參定而王朴玩逸之黃鐘乃當季照之太簇其編鐘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黃鐘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鐘編磬雖有黃鐘大呂而金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鐘則聲失之高歌者其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人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求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黃鐘大呂清聲以爲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



工諫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鐘磬  
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爲大  
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  
以朴樂鐘爲清聲毋得銷毀凡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  
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  
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爲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  
爲角林鐘之均一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大司  
樂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圓  
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爲始終是謂  
圓鐘爲宮用黃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爲始終是謂黃  
鐘爲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爲始終是謂太簇  
爲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爲始終是謂姑洗爲  
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  
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  
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夾鐘與祀天以夾鐘宮黃鐘  
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爲宮其黃鐘爲  
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爲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簇  
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  
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凡等又以  
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



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  
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  
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聲皆三  
十有六架架各有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  
堂下箎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筑塤諸器隨所下律  
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徙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  
樂工汰其椎鈍癯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  
以將習焉初皇祐中益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爲  
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曆志范鎮以其說爲然請依法  
作爲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  
尺量侖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爲非詔鎮與凡等定樂  
鎮曰定樂常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  
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卽李照  
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  
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大常鑄鐘皆有大小輕  
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祭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  
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  
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  
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  
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凡



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太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堂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箏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裏之是無匏音也項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持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居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虞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虞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虞甚者又以爲三千六虞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



改用宮架十二虞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虞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鑄鐘十二虞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立如之五年正月開封布衣萊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復下楊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爲篳制管簫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篳虛教國子宗子舞用之郊廟爲何所取而范鎮亦言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黃鐘之角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萊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草萊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爲樂正六月春正月御大慶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虛若遇雨雪望祭卽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昊天舞名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終曰神娛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大祭祀王



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既移祿在作樂之前皇帝詣壘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壇門乞如之七年正月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虞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乞自今準親祠用二十六虞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玉磬將用工一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

以答歌今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三年范鎮樂成工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鑄鐘十二衡一尺一斛一饗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箎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謹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



箕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  
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爲老  
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鎮爲樂論其自  
叙曰臣昔爲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  
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  
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撥其要作爲  
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曆志論鐘  
曰夫鐘之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  
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  
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

下促以橫爲修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上人以  
爲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  
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旣言鼓間與舞佾相應則  
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  
外一彼旣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  
就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  
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  
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  
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來隧甬衡旋  
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



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  
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鑄鐘亦以此法而  
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鐘爲  
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  
加重厚是以甲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  
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  
虞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  
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  
磬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爲法若黃鐘服之博  
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  
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  
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  
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  
物也以其律爲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  
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爲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  
非是則不足爲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爲之國朝祀  
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鑄鐘惟后廟乃用特  
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臣欲乞凡  
宮架內於鑄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  
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生天地間其



體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爲八器命之商則商命之宮則宮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爲和而八音所以爲樂也樂下太常而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旣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帝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其議樂章曰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不相淆雜所以重正名也故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類是也今鎮設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之曲進黃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以施於宗廟朝廷議宮架加磬曰鎮言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鑄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欲乞凡宮架內於鑄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按唐六典天子宮架之樂鑄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虞宗廟與殿庭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宮架之制今以鑄鐘特磬並設之則爲四十八架於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鐘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興宮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以特磬爲



節議十六鐘磬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塤箎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



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  
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  
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爲進旅再鼓各相擊刺  
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  
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皆  
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轉身  
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  
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爲猛  
賁趨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爲四再鼓皆兩兩對  
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  
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場其  
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  
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  
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按盾  
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  
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皆舞  
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  
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正西再鼓皆



按肩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  
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  
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  
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卽止以  
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  
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  
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手揖再鼓皆右  
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  
少卻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  
左手推後爲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  
爲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僉立再鼓皆  
俛身相顧初謙合手當胷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爲再  
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爲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  
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  
相嚮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  
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爲初辭再  
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  
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爲初  
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  
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



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旸按閱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會則周之八年太常博士孫諤言臣嘗奉社稷之祠親覩陳設初疑其闕略而不備退而考元祐祀儀乃與所親見者合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篥虞搏拊祝敔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宮架不備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公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之有帔舞以舞之有太簇應鐘咸池以極其歌舞之節此樂文之備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三代之遺法於壇之北宮架備陳別異天神中建靈鼓歌鐘歌虞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禮凡祭太社太稷宜倣周官及開元禮文於壇之北備設宮架鐘匏竹各列二壇南架之內更植靈鼓於是集侍從禮宮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宮架之說不行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復先帝樂制也二年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



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一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理文多故弗著焉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說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曹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馬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剝員兵士自云居西屬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旣至忝律已成阮逸始非



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  
謙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樂工俾  
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  
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  
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禮部尚書何執中看  
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  
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諭曰漢津諭樂用京房二變四清  
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  
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  
君不可變太簇太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  
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  
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鼓後乎其令講議司  
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  
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  
諏之意焉二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  
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  
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  
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  
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  
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



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柰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止之帝指寸旣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爲君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襲于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鐘非弁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萬年旣



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  
寶之宋樂之始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終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

樂志第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君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樂四

崇寧四年七月鑄帝鼎八鼎成八月大司樂劉昺言太  
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罇箜篌等與大樂  
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  
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



持盾威二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  
先奏舊樂三門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  
新樂天顏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  
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  
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  
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  
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  
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  
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  
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  
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  
樂鐘驗其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  
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  
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金爲長  
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  
是禮樂始分爲二五年九月詔曰樂不作久矣朕承先  
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緒建官分屬設府庀徒以成  
一代之制二月嘗詔省內外冗官大晟府亦併之禮官  
夫舜命夔典樂命伯夷典禮禮樂異道各分所守豈可  
同職其大晟府名可復仍舊又詔曰樂作已久方薦之



郊廟施於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先降三京四輔次師府大觀二年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聲乃降是詔三年五月詔今學校所用不過春秋釋奠如賜宴辟廱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樂四年四月

議禮局言國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爲大祠以禋祀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宮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宮架二舞詔可六月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恥於樂舞與樂工爲伍坐作進退蓋今古異時致於古雖有其迹施於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八月帝親制大晟樂記命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爲八論其一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之數復而爲一則實鼎之卦爲坎極而爲九則形鼎之月爲離



離南方之月也聖人以盛大光明之業如日方中嚮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大成日王於午火明於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大成不亦宜乎其二曰後世以忝定律其失樂之本也遠矣以忝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爲法聲既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桓忝云乎哉其三曰焦急之聲不可用於人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曰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爲先務後世知爲崇配布政之宮然要妙之旨秘而不傳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作其應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於五行者



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動鼓角角應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曆數過期不亦宜乎其五曰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寸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爲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爲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統於四清焉其七曰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弊故律失則求之于鐘鐘失則求之于鼎得一鼎之侖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邪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胄子乃須之於宗學成



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廋太學而三京藩邸  
凡祭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  
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惟恐  
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詔  
有司制爲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  
又爲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應二十  
八宿四曰七均應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調六曰十二  
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二十四氣八曰十二律鐘正聲  
九曰堂上樂十曰金鐘玉磬十一曰宮架十二曰二舞  
圖雖不能具載觀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天地相  
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爲五位常動者爲五行五行發而  
爲五聲律呂相生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  
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幹旋於十有一時其圖五聲以  
此兩儀旣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顯帝乃令  
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而  
爲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明  
器形而下以聲召氣脗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  
宿以北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爲四聲之綱  
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蓋東方七角屬木



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屬而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均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黃鐘爲宮是謂天統林鐘爲徵是謂地統太簇爲商是謂人統南呂爲羽於時屬秋姑洗爲角於時屬春應鐘爲變宮於時屬冬蕤賓爲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爲宮而每律皆具七聲而八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黃鐘至仲呂則陽數極而爲乾故其位在左蕤賓至應鐘則陰數極而爲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鐘自生陰律陽窮則歸本故仲呂自歸陽位律呂相生起於復而成於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呂則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爲乾坤之爻合則爲既濟未濟之卦自黃鐘至仲呂爲既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賓至應鐘爲未濟故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主以此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爲聲在曆爲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



一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津曰黃帝夏禹之法簡捷徑  
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爲本若得其聲則形數  
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爲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  
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圖十二律以此堂  
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歌鐘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  
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而後命辭奉常舊工村野  
癯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擇惟艱故堂上之樂鏗然特  
異焉其圖堂上樂以此金玉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  
樂鐘必以金磬必以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  
以節登歌之句卽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三磬聖上紹  
述先志而堂上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  
者安能與於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  
子親祀圓丘則用景鐘爲君圍罇鐘特磬爲臣圍編鐘  
編磬爲民圍非親祀則不用君圍漢津以謂宮架總攝  
四方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虞在下  
而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龔崇牙制作華  
煥其圖宮架以此新樂肇興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九  
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爲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修文  
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柳楊顧揖皆各象方今之勳  
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蓋籥爲聲之中翟爲文之



華乘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進以金鼓爲節其圖二舞以此又列入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鐃鐘曰編鐘曰金鐃曰金鐃曰金鐃其說以謂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火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黃鐘之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鐃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鐃鐃鐃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倡故以金鐃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鐃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鐃通鼓金乃兌音兌爲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其說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地祭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鐃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大小不作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爲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皆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爲之其聲沉下製作簡質理宜改造焉絲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



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說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柎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闊三分以象三才嶽內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朞三百六十日龍斷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旣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遂曰箎曰簫其說以謂遂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箎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爲遂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採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謂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簧皆施匏



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  
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別八音之中  
匏音廢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  
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木之成數三者木之生  
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主九  
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歛翼鳥  
火禽火數七也土部有一曰壘其說以謂釋詩者以壘  
箎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壘箎爲況嘗博  
詢其音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壘箎爲然壘箎皆六孔  
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者其竅盡  
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壘箎  
相應革部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鼙鼓曰鼗  
鼗曰靈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  
拊其說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而  
屬陰鼓爲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  
聲而後群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  
蟄虫抃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建鼓少  
昊氏所造以節舞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  
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  
錫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祝先衆樂



鼗則先鼓而已以鼗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爲神則地爲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今奏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木部有二曰祝曰故其說以謂祝之作樂故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故之義如斯而已祝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皆有一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爲一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又

有度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議與律曆運氣或相表裏甚精微矣茲獨採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爲書二十卷說者以謂蔡京使曷爲緣飾之以布告天下云政和二年賜貢士聞喜宴于辟廱仍用雅樂罷瓊苑宴兵部侍郎劉煥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設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八月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並爲太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設



宮架樂舞獨未為備請迎神送神詣壘洗歸復位奉俎

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金用宮架樂設於北

墉之北詔皆從之三年四月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

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金鐘北

稍西啟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啟北

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

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

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西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遂二箎一巢笙三

和笙二為一列西上大朝會和笙在遂南壎一在遂南大朝會壎在箎南閏

餘匏一簫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於泰階於丹墀香案之西設遂二箎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

列東上壎一在遂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簫

一在九星匏西鐘磬祝啟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

宗祀大朝會則於殿上壎箎笙遂簫匏工金立於午階之東西太廟

則於泰階之東西宗祀則於西階之間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鐘磬

南歌工四人在啟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

名在樂虞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朝服方

銅革帶鳥皮鞋樂工黑介幘執麾入平巾幘金緋繡鸞衫白絹

夾袴抹帶大朝會同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四方

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



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  
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罇鐘特磬於  
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罇鐘三特磬三東方罇鐘起  
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罇鐘間之西向南方  
特磬起西罇鐘間之北方罇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

景靈宮天興殿罇鐘編鐘編磬如每歲大祠宮架陳設 植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

建鼓在中鞀鼓在左應鼓在右設祝啟於北架內祝一  
在道東啟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 列為

四行二行在祝東二行在啟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  
次三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

次金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  
三宣德門次十弦九弦各二十有五宣德門次十弦九弦各二十有五

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宣德門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門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

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

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

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

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次壎一十有八宣德門



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

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北向執麾挾仗

色掌事一名在樂虞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

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譜緣公服大朝會介幘絳鞞衣白絹抹帶樂工執

麾人金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同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

會同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

八佾文舞分立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燾

在前東西相向舞色二人在執燾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執

前引武舞執旌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鏡

各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幘

頭扶額紫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金紫平冕皂繡鸞

衫金銅革帶烏皮鞋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金進賢冠黃鸞衫銀襪裙綠袿革帶

烏皮鞋引武舞頭及武舞郎金平巾幘緋鸞衫黃畫甲身紫袿襜褕又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鞞引武舞

人武弁緋繡鸞衫抹額紅錦臂鞞白絹袴金銅革帶烏

皮鞋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

一在西具北向祝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敵一在編磬之

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敵北俱東西向一弦三

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

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別廟則於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



則於東階之西設遂一篋一塤一為一系列西上和笙一在遂南

巢笙一在篋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太廟

別廟則於泰階之西明堂別廟則於西階之東鐘磬祝敵搏拊琴瑟工各坐於

壇上明堂太廟別廟於殿上塤篋笙遂簫工並立於午階東

西太廟別廟於太階之東西明堂祠廟於兩階之間若不用宮架即登歌工人並坐樂正二人

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敵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

掌事一名在樂之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

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繡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帥府等每歲祭

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又上大祠宮

架二舞之制四方各設罇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

一北方應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

次之皆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

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

次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

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特

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建鼓鞀鼓應鼓於西隅設祝敵於

北架內祝在左敵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以靈鼓靈鼗太廟別廟以

路鼓分東西在歌工之側瑟二在祝東次一絃三絃五

絃七絃九絃琴各一各為一系列敵西亦如之巢笙竽篋

塤遂各四為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鼓後晉太廟別廟在路鼓後



鼓一在遂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在祝敵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祝敵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

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架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

面判架之樂二而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惟二

舞郎並紫平冕皂繡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

詔並頒行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

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詔有

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且無恣憑焦

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

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

者並令太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

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笙塤箎匏笙石磬之類已

經按試者太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

各頒降二副開封府周頒樂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

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令輒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

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呀鼓涉般

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者與聽者

悉坐罪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

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太晟樂頒於太學辟離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

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殺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石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鐘宮以夾鐘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太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六年詔先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久不施用其令略加磨礪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大晟雅樂頃歲已命儒臣著樂



書獨宴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昺撰以爲宴樂新書十月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作爲頌詩協以新律薦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局七年二月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賡載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文王清廟之詩詔可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習教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三月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鎛小鐘也以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人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爲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鎛鐘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蓋鎛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爲用者也編鐘編



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矣復爲罍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罍鐘止設一大鐘爲鐘一小鐘爲罍一大磬爲特磬以爲衆聲所依詔可四月禮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來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其宮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園丘方澤各有大樂宮架自來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宮架今明堂肇建欲行初置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頒于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爲宮南呂爲商林鐘爲角仲呂爲閏徵姑洗爲徵太簇爲羽黃鐘爲閏宮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爲宮則當用大呂爲商夾鐘爲角仲呂爲閏徵蕤賓爲徵夷則爲羽無射爲閏宮明堂頒朔欲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爲宮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是而後樂律隨月右旋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授民時樂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閏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閏宮調以



羽使氣適平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樂以大呂爲  
宮夾鐘爲商仲呂爲角林鐘爲閏徵夷則爲徵無射爲  
羽夾鐘爲閏宮客氣少陰火調以羽尚羽而抑徵孟春  
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  
爲角夷則爲閏徵南呂爲徵應鐘爲羽大呂爲閏宮客  
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火氣太過調宜羽致其和仲春  
之月御明堂青陽樂以夾鐘爲宮仲呂爲商林鐘爲角  
南呂爲閏徵無射爲徵黃鐘爲羽太簇爲閏宮調以羽  
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姑洗爲宮蕤賓爲商  
夷則爲角無射爲閏徵應鐘爲徵大呂爲羽夾鐘爲閏  
宮客氣陽明尚徵以抑金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樂以  
仲呂爲宮林鐘爲商南呂爲角應鐘爲閏徵黃鐘爲徵  
太簇爲羽姑洗爲閏宮調宜尚徵仲夏之月御明堂樂  
以蕤賓爲宮夷則爲商無射爲角黃鐘爲閏徵太呂爲  
徵夾鐘爲羽仲呂爲閏宮客氣寒水調宜尚宮以抑之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樂以林鐘爲宮南呂爲商應鐘  
爲角大呂爲閏徵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閏宮調  
宜尚宮以致其和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个樂以夷  
則爲宮無射爲商黃鐘爲角太簇爲閏徵夾鐘爲徵仲  
呂爲羽林鐘爲閏宮調宜尚商仲秋之月御明堂總章



樂以南呂爲宮應鐘爲商大呂爲角夾鐘爲閏徵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夷則爲閏宮調宜尚商季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个樂以無射爲宮黃鐘爲商太簇爲角姑洗爲閏徵仲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閏宮調宜尚羽以致其平閏月御明堂闔左扉樂以其月之律十一月知永興軍席旦言太學辟靡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諸生尚衣襴幘望下有司考議爲圖式以頒外郡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巳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

中聲樂今看詳古之

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

鐘也黃鐘卽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爲正聲又以一黃鐘爲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爲黃鐘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爲正聲易大呂爲中聲之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



呂爲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爲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刊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大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太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旣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金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夫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簫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飭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爲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遂塤箎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旣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一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數今



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  
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  
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清聲黃鐘清聲無  
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上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  
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  
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金以正律  
林鐘爲官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巢笙  
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  
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二等其舊笙更不用其  
七祝歌晉鼓鐃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  
設其八登歌宮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曼擊鳴球搏拊  
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曼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  
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攸之弟滌曰初漢津獻  
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爲九爲黃鐘之律又以中  
指之徑圍爲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  
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  
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音偶然後四  
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劉昫之兄  
焯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昫始主樂事乃建白謂太少  
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



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琯爲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  
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爲容大故後凡制器不  
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  
及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爲布政調變事乃召武臣前知  
憲州任宗堯換朝奉大夫爲大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  
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昫不用乃  
自勅黃鐘爲兩律黃鐘君也不宜有兩蔡攸方提舉大  
晟府不喜佗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琵琶無行攸乃  
奏爲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  
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  
曰少聲是爲三黃鐘律矣律與容盛又不超數倍黃鐘  
既四寸有半則圓鐘幾不及二寸諸品大小皆隨律蓋  
但以器大者爲衆小者爲少樂始成試之于政事堂執  
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  
至條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  
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  
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昫止用所謂中聲八寸  
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塤箎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  
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  
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讐其後蔡



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造所并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

宋史卷一百二十

樂志第八十三

宋景陽鐘并虛九鼎皆亡矣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終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樂五

高宗南渡經營多難其於稽古飾治之事時靡遑暇建炎元年首詔有司曰朕承祖宗遺澤獲託臣民之上扶顛持危夙夜痛悼况於聞樂以自爲樂實增感于朕心二年復下詔曰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承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二十

樂志



平典故雖實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是歲始據光武舊禮以建武二載剏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勅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惟揚江都築壇行事凡鹵薄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紹興元年始饗明堂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遲等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宜和添用簫色未及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剏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四年再饗國子丞王普言

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目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鐘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於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勅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



今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獨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矣十年太常卿蘇構言將來明堂行禮除登歌大樂已備見闕宮架樂舞諸路州軍先有頒降登歌大樂之行以訪應用丞周執羔言大樂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將下任道係前大晟府二舞色長深知舞儀宜令赴寺教習卿陳楠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閱仍詔應侍祠執事朝臣並作樂教習禮儀博士周林復言神位席地陳設至尊親行酌獻堂上下皆地坐作樂而鐘磬工乃設木小榻當教習日使立以考擊庶革循習簡陋之

弊初上居諫闈臣僚有請樂開堂行禮奏樂受胙等事上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薄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卽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爲民祈福爲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欽五福錫庶民況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未臻是也於是詔遵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垗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旣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



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  
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  
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十有三年郊祀詔以  
祐陵深弓劍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答神天就臨安  
行在所修建圓壇於是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  
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  
歌則用編鐘磬各一架祝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  
二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遂四塤箎簫金二巢笙和  
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  
編鐘編磬各十二架祝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  
笙及簫金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竿笙十塤  
一十二箎一十八遂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  
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  
北括取舊管大樂上于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  
修雅飾而樂器寔備矣其樂工詔依太常寺所請選擇  
行止畏謹之人合登歌宮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  
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  
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  
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  
四人皆召募補之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



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  
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於是樂工漸集十  
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闕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  
律係於玉分厚薄取聲高下正聲凡十有二黃鐘厚八  
分進而爲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  
呂無射應鐘每律增一分至應鐘一寸九分而止清聲  
夾鐘厚二寸三分退而爲太簇大呂黃鐘共四清聲各  
減一分至黃鐘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寬數增  
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士張晟又言大樂所用武舞之  
飾以干配刀周禮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謂授以朱  
于玉戚郊特牲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乃從所請倣三  
禮圖令造玉戚以配舞于是歲始上徽宗徽號特製顯  
安之樂至於奉皇太后冊宝于慈寧宮樂用聖安皇后  
受冊宝于穆清殿樂用坤安亦皆先後參次而舉顯安  
以無射夾鐘爲宮周大司樂饗先王奏無射而歌夾鐘  
夾鐘之六五上生無射之上九夾鐘卯之氣二月建焉  
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無射  
陽律之終夾鐘實爲之合蓋取其相親合而萃祖考之  
精神于假廟也聖安純用大呂坤安純用中呂大呂陰  
律之首崇母儀也中呂陰律之次明婦順也明年正旦



朝會始陳樂舞公卿奉觴獻壽据元豐朝會樂第一爵  
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  
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  
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  
樂交作今悉做舊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滄海燈  
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簇爲呂太簇之律生氣  
湊達萬物於三統爲人正於四時爲孟春故元會用之  
時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鐘制度按大晟樂書黃鐘者  
樂所自出而景鐘又黃鐘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  
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既

主聲闕衆樂乃作祀事既畢升輦又擊之蓋天者群物  
之祖今以樂之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音韻清  
越拱以九龍立于宮架之中以爲君圍環以四清聲鐘  
磬鐃鐘特磬以爲臣圍編鐘編磬以爲民圍內設寶鐘  
球玉外爲龍虞鳳琴景鐘之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  
尺一寸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中於九斛退藏實  
八斛有一焉內出皇祐大樂中忝尺參以太常舊藏黃  
鐘律編鐘高適九寸正相脗合遂遵用忝尺製造鐘成  
命左僕射秦檜爲之銘其文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  
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以暢天地之化以



和神人維茲景鐘首出衆樂天子專用禋祀謹拜手稽首而獻銘其銘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旋又命禮局造鑄鐘四十有八編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製編鐘等命軍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晉鼓一雷鼗二祝敔各四尋製金鐘玉磬二架初元豐本虞庭鳴球及晉賀循采玉造磬之義命榮咨道肇造玉磬元祐親祠書一用之久藏樂府至政和加以磨礮俾協音律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蓋堂上之樂歌鐘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稟氣於乾純精至貴故鐘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備金聲玉振之全此中興所以繼作也於是帝諭輔臣以鐘磬音律其餘皆和惟黃鐘大呂猶未應律宜熟加攷究詔禮官以鑄造罇鐘更須詳審令聲和而律應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閱仍用皇祐進呈雅樂禮例皇帝御射殿召宰執待從臺諫寺監館閣及武臣刺史以上閱視新造景鐘及禮器皇帝卽御坐撞景鐘用正巨朝會三曲奏宮架之樂其製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鐘樂正一罇鐘樂工十有工特磬樂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銅罇一增造其二古銅鏡一增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則律玉磬降到長遂二十有四金付太常寺掌



之專俟大禮施用既而刑部郎官許興古奏比歲休祥  
協應靈芝產於廟楹瑞麥秀於留都昔乾德六年嘗詔  
和峴作瑞木馴象及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願  
依典故製爲樂章登諸郊廟詔從其請命學士沈虛中  
作歌曲以薦于太廟園丘明堂尋又內出御製郊祀大  
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刪修郊祀  
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園鐘爲宮三奏  
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鐘爲宮  
三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  
二日朝獻景靈宮園鐘爲宮三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  
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  
太廟黃鐘爲宮三奏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  
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  
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  
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  
宗神宗廟樂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  
曰重光曰承元曰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  
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  
至祀園丘是也園鐘爲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  
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娛錫羨之舞祀地祇者夏至祀皇



地祇樂奏八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  
舞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成與祀皇地祇  
同名而異曲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  
生帝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天同三年一祫及  
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與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同而  
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  
樂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製贊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  
廣崇儒右文之聲觀視學行酌獻定釋奠爲大祀用疑  
安九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他如親饗先農親  
祀高禩則敝壇隨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

籍田則据宣和舊制陳設大道而引呈耒耜獲衛耕根  
車儀仗鼓吹至以二千人爲率先農樂用靜安高禩樂  
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其禘苴軼典蒐講  
彌文者至矣先朝凡雅樂皆以安名中興一遵用之南  
郊樂其宮園鐘明堂樂其宮夾鐘園鐘卽夾鐘也夾鐘  
生於房心之氣實爲天帝之堂故爲天宮祭地祇其宮  
函鐘卽林鐘也林鐘生於未之氣未爲坤位而天社地  
神實在東井鬼輿之外故爲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黃鐘  
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三者各  
用其聲類求之然天宮取律之相次園鐘爲陰聲第五



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黃鐘爲角黃鐘陽聲之首也太簇  
陽聲之第二故太簇爲徵姑洗陽聲之第三故姑洗爲  
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爲聲地宮取  
律之相生函鐘上生太簇故太簇爲角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爲徵姑洗爲羽地道資生而不  
窮乃取其相生者以爲聲者宮取律之相合黃鐘子大  
呂丑故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子合丑也太簇寅應鐘亥  
故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乃  
取其合者以爲聲周之降天神出地示禮人鬼樂之綱  
要實在於此獨商聲置而不用蓋商聲剛而主殺實鬼

神之所畏也樂奏六成者卽倣周之六變八成九成亦  
如之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國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  
改象成之舞曰武功其發祥流慶降真觀德則祥符所  
製以薦獻聖祖其佑文化俗威功睿德則皇祐所製以  
奉明禋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臨嘉至神娛錫羨與夫  
獻太廟以孝熙昭德禮洽儲祥則製於元豐其廣生儲  
佑厚載凝福以祀方澤則製於宣和至紹興祀皇地祇  
易以儲靈錫慶嚴恭將事而用宣和所製舞以分祀神  
州地祇轉相緝熙樂舞寔備至中興而賡續裁定實集  
其成中祀而下多有樂而無舞則在禮凡小祭祀不與



舞之義也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日下蠲罷各令自便益建炎以來畏天敬祖虔恭祀事雖禮樂煥然一新然其始終常以天下爲憂而未嘗以位爲樂有足稱者孝宗初踐大位立班設仗於紫宸殿備陳惟樂禮宮尋請車駕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綵繒宮架樂舞仗內鼓吹以欽宗喪制不用迨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故事神主升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下給舍詳議謂薦享宗廟爲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別廟不嫌於用樂今祔廟之禮爲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謂祖宗諸室當用樂舞至別廟奉安宜停而不用蓋用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別廟是安穆爲欽宗喪禮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於義允遂俞其請旣而名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則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蓋祔禮爲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爲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爲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爲無可議哉詔從之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



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  
書葬以明臣子之責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  
遂寢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太常洪适奏聖上踐阼務  
崇乾德郊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  
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  
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  
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爲數甚  
夥其鹵薄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性  
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金擊石安能  
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總爲縉錢近二

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

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  
節奏樂工登歌宮架樂工引舞舞其分諸社稷及別  
廟僉番輪應奉更不添置尋以禮官裁減壇下宮架二  
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  
遂可省者十有八人篪塤可省者十人其分詣給祠凡  
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鐘磬凡四十八架止設三十有  
二人其宮架鐘磬仍舊排殿門慢樂色量省人數悉報  
如章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言議禮者嘗援紹興指揮時  
饗亞獻既入太室卽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免



至跋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元爲非宜蓋  
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闋今亞終獻樂舞雖同而其  
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雜然於  
酌獻之間則其爲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獻之樂  
耶詔從其請訂定淳熙六年始舉明堂裡禮命五使按  
雅樂并嚴更警場于貢院奉詔將樂器依堂上堂下儀  
制排設五使及應赴官僚從旁立觀按閱仍聽往來察  
視時大禮使趙汝言前例閱樂至皇帝詣飲福位一曲  
卽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閱奠玉帛及酌獻等樂皆坐自  
如於禮未盡不當襲用前例故有是詔旣而禮官討論

自紹興以來凡五饗明堂禮畢還輦金未經用樂卽無  
作樂節次可考乃參酌禮例成禮稱賀及肆赦用樂導  
駕金用皇祐大饗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儀注實述紹  
興成憲又命有司兼酌元豐大觀舊典爲後世法程其  
用樂作止之節粲然可觀前三日大常設登歌樂於壇  
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鄴綴  
之間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  
景開宮架設於庭中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  
於壇上樂虞西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一太常丞於  
登歌樂虞北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  
及丞入行樂架協律卽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師工人



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降

輿入大次景鐘止明堂不用景鐘服大裘衮冕自正門入協律

郎跪俯伏舉麾輿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

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戛

敵樂止明堂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而

後止禮儀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文舞

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

拜內侍進御匱悅宮架樂作悅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

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并自午階明堂並升自昨階登歌

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奠鎮圭

奠玉幣于上帝樂止請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

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自昨階宮架

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

作禧安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御匱悅進宮架樂作悅手

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

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無升壇登歌禧安之樂作

明堂作愛安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

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

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

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樂止



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亞獻

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

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

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明堂作非安飲福禮畢樂止

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

位樂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歆樂送神宮

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誠安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

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無瘞燎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

明堂作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鐘

明堂不于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導引至麗正門大樂正

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明堂就賀于紫宸殿不奏采茨乃御麗正門

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於門之前設鈺鼓于其西皇

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乾

安之樂作升御坐樂止金雞立太常擊鼓囚集鼓聲止

宣制畢太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皇帝還御

幄樂止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降輦樂止按大

禮用樂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遂色二塤色三箎色四

笙色五簫色六編鐘七編磬八鐃鐘九特磬十琴十一

瑟十二祝敔十三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鞀應

萬曆二十七年刊



鼓十七雷鼓

祀天神用

十八雷鼓

同上

十九靈鼓

祭地祇用

十靈鼓

同上

十一露鼓

饗宗廟用

十二露鼓

同上

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單鼓二十六旌纛二十

七金鈺二十八金罇二十九單鐸三十雙鐸三十一鏡

鐸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大

者故具載于篇初紹興崇建皇儲詔有司備禮冊命然

在欽宗恤制未及製樂乾道初元詔立皇太子命禮部

太常寺討論舊禮以聞受冊日陳黃麾仗于大慶殿設

宮架樂于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樂升用黃鐘宮

降用蕤賓宮皇太子入殿門作明安之樂受冊出殿門

亦如之皆用應鐘宮至七年易應鐘而奏以姑洗古者

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

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樂為教所以養其性情之

正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而和順於道德則陳金石雅奏

以重元良冊拜宜倣古蒞式昭盛禮繇唐李世儲貳罕

定國家益多故而禮廢樂闕至于建隆定樂雖詔皇太

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冊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冊宜

奏正安之樂百年曠典至是舉行中外胥悅至天禧冊

命禮儀院復奏改正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相述天

禧而以姑洗為宮則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孝宗素



恭儉每賀正使赴宴作樂多遇上辛齋禁有司條治平  
用樂典故以進及生辰使上壽適親郊散齋樞密副使  
陳俊卿請以禮諭北使毋用樂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  
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入然後用之庶存事天之誠上  
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勿用宰相葉顥魏祀方  
主用樂之議以爲樂奏於紫宸乃使客之禮俊卿獨奏  
曰適奉詔旨仰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彼初未嘗  
必欲用樂而我乃望風希意自爲失禮以徇之他日輕  
侮何所不至尋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猶爲北使權用  
後三年賀使當朝辭復值散齋上乃諭館伴以決意去

樂及議所以處之者如使人必以作樂爲言則移茶酒  
就驛管領遂有更不用樂之詔其後因雨澤愆期分禱  
天地宗廟精修雩祀按禮大雩帝用盛樂而唐開元祈  
雨雪壇謂之特祀乃不以樂薦於是太常朱時敏言通  
典載雩禮用舞僮歌雲漢晉蔡謨議謂雲漢之詩與於  
宣王歌之者取其脩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乞用舞僮  
六十四人衣玄衣歌雲漢之詩詔亟從之淳熙二年詔  
以上皇加上尊號立春日行興受禮有司尋言乾道加  
尊號用宮架三十六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  
慶受事體尤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



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  
前五日教習前期太常設宮架之樂于大慶殿協律郎  
位於宮架西北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  
皇太子及文武百僚並位於宮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  
宮架于德寶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發冊寶  
日儀仗鼓吹列于大慶殿門樂正師二人以次入贊者  
引押樂太常卿協律郎入就位奏中嚴外辨訖禮儀使  
奏請皇帝恭行發冊寶之禮太常卿導冊寶正安之樂  
作中書令奉寶侍中奉冊進行禮安之樂作發寶冊畢  
鼓吹振作儀衛等以次從行皇帝自祥曦殿輦至德壽

宮行禮冊寶入殿門作正安之樂上皇出宮作乾安之  
樂升御坐奉上冊寶作聖安之樂降御坐作乾安之樂  
太后冊寶進行用正安出閣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閣復  
作坤安之樂禮部尚書趙雄等言國朝舊制車駕出今  
樂今慶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禮儀詳備無以副中外  
歡愉之心請慶壽行禮日聖駕往還並用樂及簪花詔  
從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禮成宜進胙慈闈行上壽飲  
酒禮所有上壽合辨仙樓仍用樂其樂人照天申節禮  
例凡上詣德壽宮或恭請上皇游幸或至南內或上皇  
命同宴游或時序賞適過宮侍宴或聖節張樂珥花奉



玉卮爲上皇壽率從容竟日隆養至樂備極情文及高宗之喪孝宗力行三年之制有司雖未嘗別設樂禁而退朝不忍間樂金使以會慶節來賀稽之舊典引對使人或許上壽惟輟樂不舉孝宗斷以禮典卻其書幣就館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紹興故事移宴于館而不作樂高宗升祔太常言附饗行禮當設登歌宮架樂舞晨裸饋食其用樂如朝饗之制於是高宗廟昉奏大德之樂舞禮部言今虞祔之行純用古禮導引神主自有衛仗及太常鼓吹而雜用道釋於禮非經乞行蠲免詔從其請既而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鄭僑奏祭祀於事爲大禮

樂於用爲急然先王處此有常變之不同各務當其禮而已昔舜居堯喪三載遏密後世既用漢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漢儒越紼行事之制循習既久不特用禮而又用樂去古愈遠聖主躬服通喪有司請舉大禮屈意從之且大饗之禮祭天地也聖主身親行之行禮作樂似不可廢其他官分獻與夫先期奏告例用樂者權宜蠲請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損益而裁定之亦足爲將來法乃命太常討論始詔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徹豆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及獻官盥洗登降等樂皆備而不作云



宋史卷一百三十終

宋史卷一百三十終

48-11347



